



列傳第七十四

宋史三百十五

關儔言在國錄實國軍事前中書復相監修國史補經事都總錄臣脫等奉

勅修

韓億

子綜

韓絳

子宗師

韓維

韓績

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洽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外迫嫂使

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
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
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寃遂辨累遷尚書
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
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
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
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
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
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

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
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
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
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認劾之由丞相而下
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
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草獻外
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論以南北歡好傳示于
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
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
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

之福也人謂副位既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其推養
之知慶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
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
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數出粟
先期予民民生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蕪民田數
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
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
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時承平文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
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

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
臣唃廝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唃廝囉
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
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
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宮主賀

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
指宰相口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敗帝

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
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
政事會忻州地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
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

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
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
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擢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
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
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一千
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
絳繹維續締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曆中知光
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

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
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
不成將斬之眾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眾起
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眾劫庫兵為亂欲殺
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焚大涼城中
引眾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綱坐棄
城除名編管英州

綱字仲文蔭補將作監工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
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塚者數百
家綱令曰能濟一人予十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

丘塚多漬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
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德在先朝嘗
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
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
之歡甚旣還陳執中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
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別產在陽翟以無子籍于
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楊儀爲書屬綜書至而
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
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

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
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
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
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
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
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歷提
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
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
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
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

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曹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蓄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

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旣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茲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

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
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
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
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法
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
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
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
洎章請賞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
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
絳言人謂茂實為先帝子豈宜用與宿衛不報闔門

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
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
知慶州熟羌據堡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
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
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
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為三司
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
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即行之
內諸司吏數于恩澤絳輒執不可為帝言身犯衆怒
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蕃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

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旣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旣城囉元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旣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來去帝驚曰此

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遂佐
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
定州入爲西太一官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
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
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
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
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
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
謚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

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
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旣登第王安石
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
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
側屢辭官不拜卅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
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
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
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
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

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皆執中所建宐曰塋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玉維皆爲記室叅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鄉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宐歷選勲望之家謹擇

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上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閑者陛下燕間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承旨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

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己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穎王爲皇太子燕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

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今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

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請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

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徃徃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

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歛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蒿

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旣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勲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

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杭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

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廢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韓縝字王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

爲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
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爲真劉永年以
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續皆極
論之帝爲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
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
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
貢欲擇人詰其使續適陞辭神宗命之往續至驛問
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陝西入知審官西
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
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勅被酒

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續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
之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
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
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鎮
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
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來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丞旨還龍圖閣
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
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
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續暴其姦狀由

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
璉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
從父璉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
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
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縝才鄙望輕在
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
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
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官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
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縝外事莊重所

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列厚自奉養世以
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
隄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暮木亦不免父老
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秘書丞因日
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
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
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
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
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

宋史列傳卷七十五
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者老穢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存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數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於外懼損聖德陛下踐阼如日初升當講廟訓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

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更刀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墻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

適於同維適於正。鎮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列傳卷第七十四

列傳卷第七十五

宋史三百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魯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

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

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

喪猶裹柩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

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

端硯

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徒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職吏選守案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撫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

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原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度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名趙三州民田萬千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侍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糗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

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極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與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極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乘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口又天下以爲憂陛下持又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極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
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
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
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極劾
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極又論之祁罷而極以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極所謂牽牛蹊田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極因家居避命
久之乃出其莅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
都積以困民極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
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
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祿性
峭直惡吏苛刻終夜厚雖其姦惡而未嘗不推以忠
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入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嘗曰後
世子孫仕官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之謂要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極嘗出其屍在父母家
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總死後取屍子歸名曰

續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涇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蓋京東嶺南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漢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群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廢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轉易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奏，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蒙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人為右司諫，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妓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鳳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為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使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衆情壅塞，西

北貳敵求款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群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上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侯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為萬世歎憤臣不願以

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群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叅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

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安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

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叅知政事

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鞫真卿才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處州處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里費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
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
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
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
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
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
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

蜀民大悅會榮諍除轉運使英宗諭諍曰趙抃爲陳
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
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
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
叅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
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
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
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旣出安石持之愈堅
抃大悔恨卽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

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
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
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
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
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
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
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
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

從事旣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
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
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
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劔州民私作僧
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
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
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
抃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
死者過半抃盡採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
令脩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屺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屺奉杓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杓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處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杓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屺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杓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屺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杓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慶筮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弟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

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岷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持白為都承旨，蔡卞撫其救，傳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扞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作為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

李氏貧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

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
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
在不可喧瀆後宮竒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
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
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
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
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
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
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

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
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
介責之曰彥博安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
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
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大重帝旋悟明日
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
或道外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
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唐子方而不取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
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
之日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
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旣任言
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
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
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宐久居外文彥博
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
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

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官
禁于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宐有以抑絕賜予嬪御
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宐有所廢損監司
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母使
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
以權歸監司兗國公主夜開禁門宐劾宿衛主吏以
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
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
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救過門下知
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

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

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

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
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
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
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
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
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
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
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
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
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

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
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
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
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
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
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
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又無所施用必欲屈

群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勝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

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名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柝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

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爲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辯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脩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卽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歿江陵山中

論曰極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竒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林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

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議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弗。誠盛德之主哉。岷岷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三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滕等奉

勅修

邵亢 從父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易子彥遠明逸諸孫景謙總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備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

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
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
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又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
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
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穎州
團練推官晏殊為首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轉
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
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

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
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
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圍然御之之術不
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
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
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
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
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
從之選為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

訪以垂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穎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林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誹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郎守每他

徒必遷職秋片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凡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曰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頃臯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聞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復入諂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盡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

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
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
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
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
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
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
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毫三州薨
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
從父餽

餽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餽善

篆隸召克直講選為唐書編脩官餽以史出衆手非
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餽言周官大宗伯凡
王之禘祠肆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
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
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
命婦已不敢充禮况今日乎餽曰官嘗事秘不可知
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
然禮無不於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
坐在常州日扶人坐死責監邵武稅然扶者實不死

文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餽居
官震厲風采殆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
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
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雒州種木道上契丹
遣人夜代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餽往使餽以理
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
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
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
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

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
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
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克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
出知高郵京疏克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
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
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
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
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安造請乃所以為公重

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昇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具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

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
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
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
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
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
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
南宮成迫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
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
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
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
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
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
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
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
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
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
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卽
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

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隴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荆河

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旣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

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
 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
 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
 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
 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
 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
 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
 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
 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
 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
 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咲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羣
 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
 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
 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
 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
 為羣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
 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即
 山為居暄為增治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杆之進少

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鈞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歛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錢易字希白始父侖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

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劓皆非死尚以爲虐近代

以來斷人手足。鈞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闌闔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賴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

保青報
官連直

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東掖，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瀑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贈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

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
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
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
員數千里雖性苦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嗷天其六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
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
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掘山後諸鎮元昊

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
昊內寇山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
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
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凋殘
督歛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
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容天戒時旱蝗民乏
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却使者詰其專且擢價彥
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
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
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

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謬門者
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禦水旱制蠶桑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
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
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
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
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
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
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
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

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
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
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邊得環衛官
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關允
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
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
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網紀紛擾
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
尤惡竇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

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償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妾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鄴氏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遷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干闥入貢道邈川喃囉囉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喃氏至厚頃以招馬為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缺聖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干闥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北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惺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昌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

錢謙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藻字醇老
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
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
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
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
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景謨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
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
○
○

府界景謨之屬上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君訖聞安石
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請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
於地一最憇者袒坐其側顧景謨褰服脫帽未及它
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謨曰利少害多異日
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
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素安石已作相又
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
景謨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謨曰百事
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
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謨曰峽路民情僕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魏
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
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
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
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
以事導人訐牒至七百總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
而識之戒無復來聞月曉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調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于請亦械治之積爲衆

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
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
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
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
林希帝以命總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
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
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
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
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旣而雍章至總答詔云弗
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

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
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
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
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
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
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慕
府崇寧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微
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
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廢飲食動不勤轉

餉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
若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
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
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
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
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
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糶
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

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亦屢抗章極
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
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
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堯寇作起知宣州卽自
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
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
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
焉邵亢知太常教損張貴妃卹典穎王授室公主下

嫁請用古制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
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由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僞明逸以傾險並爲
時論所憾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莊園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岷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媢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三十七

監生沈文洋刊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
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
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刻
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
驕甚合二十餘萬望帝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
陝西并護誘將四路以重後失事機且詔使出師延邇
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三帥皆坐譴竦獨不預
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
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
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
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赦邊吏通其言意
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

四百八十八
有臣如此。隄哉。騎而擊。遂於前。酌王。危欽之。且。贈以
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叢。集。則。尹。率。書
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道。無。少。差。心。建。翰。林。學。士。元
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
曰。得。新。附。之。小。羞。夫。又。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詔。使。之。審。度。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美。時。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
辰。議。推。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推。鹽。何。也。帝。曰。始
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統
鹽。鐵。是。也。豈。非。重。推。乎。帝。驚。愕。方。平。請。直。降。手。詔。罷

之。何。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
變。帝。但。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
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仔。身
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
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
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
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

史記

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益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二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器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妾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曹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郟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郟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
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
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
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失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其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
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
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
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王者日致饋勿
問且使邊郡激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即行階中太
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以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詔安石舉累
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
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
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
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
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災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驚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練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平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梁何爲者一葦可杭投壘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後契丹得報遂
善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
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
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
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
邊臣則勅宜施重責未聽卽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
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
朝廷未行爲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
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治中

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
主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
之兩人既寘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
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
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
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
玄經書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
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

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
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
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
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
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
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
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
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
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

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圍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徃徃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

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鄆州又以
毋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
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
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
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
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
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
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種世居古渭積與
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

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
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
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
黜其功調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朝廷命張方平守
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
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乃復留至和二
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
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
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

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諱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

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無侍中謚，曰康節。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

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輿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輿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輿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父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修起居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修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王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

諫林

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

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歿卹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槩初名禪當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

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
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歿宿
被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繙閱探
其本辭蓋婦女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詰之曰君輩佐
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
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
東南最宿之力益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

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
君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揚懷敏坐衛士之變升爲和
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
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
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此宮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
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
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溲故

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三
則果以具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
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
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寔言
並配非言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
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
非優老之美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
斷以年又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
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二頁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
皆知其言唐介貶嶺南帝追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

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悔追
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
民被害詔獄簿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
寘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
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
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祈文不時給出惡
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丁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
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
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
命紀綱益廢矣極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

鎮宿言參商爲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高而參爲
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
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
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
滋顯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
微而生於所忽自茲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
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
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若之吏移文足以辨詰
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摺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夫時
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

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二年罷爲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
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
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上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
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謂曰
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
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恐以毫髮欺

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

宗四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絳吏議輒危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

見暨還升為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克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修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修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其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後法。

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莊、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
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
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
坐繫平民久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
爲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
瞻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
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氈勒兵立別酋隴拶還
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瞻怨孫
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
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

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
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
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
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又遣鈴轄
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宐少緩師宗回不聽
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
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
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
知蘄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仁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

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並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與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種朴於於斬合上意以解其責者胡氏之垂大也殆脫萬人于水外而陰德之所致與

列傳卷第七十七

列傳卷第七十八

宋史三百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事節書君相謬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等奉

勅修

歐陽修 子發棊

劉敞 弟敞 子奉直

曾鞏 弟鞏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澆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

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

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事。皆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

以不化既而皆殺之皆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
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
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
非朝命虜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
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
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
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其故何
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

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
以他事動搖唯有顛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
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
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
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
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
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
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
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

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竒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舉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合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壅塞不決下

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䟽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䟽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䟽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乂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乂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乂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

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乂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乂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讒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

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歎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歎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則失之矣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歿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

歐陽修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陰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

歐陽棐

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矣。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

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

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利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用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常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司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

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

駁

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
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
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
後官取潞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
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
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
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
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
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敘公

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
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
蝗敞至而兩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
醉聞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
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
鞠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
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拾肆年羣臣上尊
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
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

龍昌期

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未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為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嘉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

賜橙

院偉即變前獄，至於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官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許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則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瞶，屢于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

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宮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攸子奉世。

攸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宋共排之。攸官已員外郎，纔待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後，攸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攸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攸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

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
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
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
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
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
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
訐直者反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
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
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
放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

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
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交毫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
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鹽
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
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
蘇軾范百祿言放博記能文章政事倖古循吏身兼
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
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
起年六十七放所著書百卷尤遠史學作東漢刊誤
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踈

備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奉世
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二年初置
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
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
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
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
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
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
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
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
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
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旣而
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
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
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
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

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
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
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死以赦得歸政和三
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
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少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
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
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
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
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正期盡募者志
於多入猶青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
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
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
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
秋賦以償農事不之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
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汗婦女服
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實於法章

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杜椎剽奪囚無不如志輩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機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輩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輩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一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輩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從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徒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輩命

縣鎮官傳悉命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資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之寡為毀景師在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更暴誅通款天不堪輩先期回處狎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劔將樂盜廖惠既赦罪出降餘眾潰復合陰相率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懼恐輩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爭教為主守賊請公行輩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蠲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輩

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
明臺滄三州肇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
時後生輩錄出輩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
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輩以節用為
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
國史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輩史館脩撰專與之
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
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目至十數人人學
其藏於訓辭曲約而書學尋嘗無之部三後去故事命
翰林學士至是始有屬之甫數月一母艱去又數月而

卒年六十五輩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
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
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
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
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
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
以吾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
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
神宗以輩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
不大用云第布自有傳幼第舉

聲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
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
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聲
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先郊蓋自聲發之異
論莫能奪其議元帝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聲三判
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聲恬然無愠
曾公亮薨聲狀其行神宗臨見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
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
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以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
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聲求去詭純仁語於朝曰

美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與矣力為之言乃得
門下侍郎韓維奏名曰祿事太皇太后以為議毀出
守鄧寧言維為朝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遂不
草制議議大天王親以論胡宗愈出守澗聲言陛下
寄腹心於大臣可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
今親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
號直龍圖閣太皇受冊禮部奏章殿故事每文德殿聲
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及開宗以仁宗時改焉此蓋一
時之制今而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
三代之宗廟則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賜帝尊敬之誠

而回執議德每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宗政則帝意
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壽今百官班
此慶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駁廷百官止請內東門
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言自同重慶
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
同彭汝礪上疏曰天高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
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異日有言罷宴
蔡確與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
礪獨封還制書言若也聖實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
待制知瀛州徙鄆齊州州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

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
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
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
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
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實諸近班
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贊御其損益
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
乃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
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
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

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救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湏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第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曰：「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

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羣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旣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

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竇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表。表者。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效雖踈。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列傳卷第七十九

宋史三百二十

開封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右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修

蔡襄

呂溱

王素從靖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省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傳卷七十九

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

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累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顯聽斷不攬威權使

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

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欵始自稱兀卒旣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

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旣貶春州又出院以爲

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后進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國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販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

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摺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龍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襄不奉詔於』

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閱自謂為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為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

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
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墜中
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
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
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
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
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
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
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
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

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
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
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
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
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
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
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
淪亾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官優給賻禮官
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
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

七
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

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口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撻細故卽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

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
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
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後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
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
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
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
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
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
壓衆心怦怦然柰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
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

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
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
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
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
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
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
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
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
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
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

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
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
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
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
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
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
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
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
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塹之一夕水驟
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

五
五

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
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
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
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
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
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
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
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

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
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
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
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
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
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封府推
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
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橐靖并坐之著為令
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趾且至老幼入
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

五古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為度支副使
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
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
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
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
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祔廟節文
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
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
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
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

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領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館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

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事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

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盖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外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

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群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為賊劫質

日曆
漢

亡失噐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
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
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
悉條奏日幾吳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
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
利在內廷有光恠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
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
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
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

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
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
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恠必有神靈
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籍其
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
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宐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
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煖故除提點府界公
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
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
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

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縑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日戒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

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款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母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歸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番語詩

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交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趾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

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趾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滂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趾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趾用事臣費嘉祐

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
悉推治邊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
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
司使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
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
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
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
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
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為

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
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
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旌節思永率同列言之
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耳命
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
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
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
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
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

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任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培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腹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

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

德量

永以爲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卿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

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
日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臣以致潰敗方賊勢甚
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
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
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欵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
建言兵後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
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
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
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

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
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敖之
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
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
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士凡十五
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竒繒文錦
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
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
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
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疆河決

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

能謹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直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張莫敢言張存獨素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列傳卷之六

列傳卷第八十

宋史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一等奉 勅修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

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卽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群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

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傑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

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
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
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群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
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
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
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辨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
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掛墻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
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
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
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

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
無得生事今乃特專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
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
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躉之權發遣開封府民
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
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
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
乃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
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
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
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
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
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
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
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
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
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

墨鍾

墨生

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
乃爲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
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卽禮遇之襄留意教
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
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
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
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竒之及入相薦爲秘
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
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
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四
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
席小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
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
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
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
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矣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
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
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

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
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
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朱
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
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
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旣
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
抵皆民事也在經進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
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
至于鄭俠三十二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

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

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凌不草制帝以初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請爲滁川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以疇章閣待制知邠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夫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諫向更益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

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
人為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
祭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壯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
陽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
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實
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
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
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
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

不可而橫對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亮
後法行常平使者歛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
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
三上奏乞其後旱蝗為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
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完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
明前後咤悟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姦洙章其甚者八
事定為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
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
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
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

以名不
濟

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
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益其文擢翰林
學士魏踰月得疾行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
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跪價不
能與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賜外賜錢
五十萬洙情開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
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
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享早世一時
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明州郵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德次

安豐使高麗海中大風播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

為稷獨神色自若稷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

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

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遇使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

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使

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

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劾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

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

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

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

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
劉奉世冊立真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
世遠出境稷効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剡二王
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
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
糾正既退御史趙以謂曰聞君言使此汗流浹背改
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
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
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
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威未孚數宮掖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
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祐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
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
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
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音博欲困以道路連歲亟
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
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
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
狀既而陳灌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諾陳師錫等

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
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文臣以王安石日錄亂
神宗實錄今方脩熙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官官漸盛
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
為若不聞者讀畢乃上曾布得助燮暉將拜相稷約
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
有佞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
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訥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為
書敕哲宗升附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
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

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
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
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
宗衾褥用黃純服御用練繪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
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
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
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
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
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

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辨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辨獨愔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交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閹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

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
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
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
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
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
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
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
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
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靈流傳四方人心駭
惑窺覷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

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
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
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
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
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
立非守忠意數間謀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洵懼誨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
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
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
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

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
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
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
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
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
中外之闕失今臺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
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
壅塞未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
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

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
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
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
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
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
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
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
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
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

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父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

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徧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

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柰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庾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

劉述劉琦錢顛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叅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

憲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安石叅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叅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叅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

公亮已入朝臺官全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無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躡然胥動蓋以專肆胥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

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

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又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顛監處衢州。塩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鷄者。求其鷲。

也。鷲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迂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功。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

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
孫沔用威嚴為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
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顛烏程二縣
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
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
為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
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眾中責同
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
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

抑人

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顛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
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
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而怡然無謫
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
目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人生如夢
此身如夢
身身矣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
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
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
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
已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

嘉靖丁巳年
監生龍靈刊

人

式者趨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
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
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
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
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雋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
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
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
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
欲接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
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

為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
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未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
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
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
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
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
而負瓦榻木賣以償官錢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
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
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八十一

監生王覃刊

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
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
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
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
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
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
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
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
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

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
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友覆觀圖長
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
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
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
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
進圖狀且賞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
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
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

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
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
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
人事業圖疏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
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之曰
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
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
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

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次帝曰俠所
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宐深罪但徙英州旣至
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
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
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
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
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
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
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充然無悔身

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列傳卷第八十一

宋史三百二十二

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有丞相。後國史領。經事都。裁長。既。其。本。

來修

何郊

吳中復

從孫擇仁

陳薦

王獫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毫邑。而留經筵。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

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郊與張昇
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
知郊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論云懷敏實先
覺變宜有所寬假郊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郊爭辯尤
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
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
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
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其搖動中宮而陰
爲妃地帝以語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
負罪不去郊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郊言佞人

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
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郊請閱實其是否
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
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
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
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
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
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
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
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郊曰守忠勞

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中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意謂將處以二府若此

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為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權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郊乞準故事凡詔勅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勅過門下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

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奏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露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身御史今置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

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固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材也亦無固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人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

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歛散自有期今先事擾
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
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
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
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
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
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
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
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屯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

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
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姓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
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鎮奴化
法按致於理積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
狂鞫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
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擗隱剔挾帑屣出入不能得毫
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謂喬年迎笑曰所以未爲察
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
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爲副使

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爾廓城柵十三加龍圖
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
祭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知故且速圮
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按之堅緻如
剛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無知開封府故事戶
以二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挾某人去而戶無所可否有實
鑑者以捕盜龍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扭舊態
乘前叱而械詣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又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揚戩第擇仁劫取之竄于遠戩中以

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
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
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
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
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
欲聞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
人以自貴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
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
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

也琦輔政薦為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
英宗諸王出閤選為記室叅軍直集賢院頴王為皇
太子加右諭德王卽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
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
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旣行而遷侍讀罷
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
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
疆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
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
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育舉

法請會二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
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
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
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
餞咨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
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
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
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監田主簿府使之
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屏出

之府帥意其私補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
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
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從林慮令
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
誨之漢杜喬墓在城內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
髮擾吏民愛信其日為清長官入為吳王潭王宮教
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
室無高卑少長各徂門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
入為皇子即拜說書夏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方議濮王攝必問繼以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

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
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
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位進龍
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
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
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為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
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
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
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

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二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之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

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平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官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召遷集賢殿脩撰同判

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
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
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齊恢字鼎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
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幣格
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
宗出閣精簡官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穎王
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
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
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

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召諫議大夫持贈
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
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
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
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以不用以母老請
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糶者繪就視之
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
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
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

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
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
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
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六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
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
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輩為史官繪爭
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
為郡守繩治時輩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輩私也
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
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疆禦

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
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
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
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為御
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
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
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
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
思其故乎又言方人以經行及二蜀不月秦狄宜令
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

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待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竇卞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強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重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重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

奏補將作監上簿復中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祗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備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

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
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
五得志海內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
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宴
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馬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
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復
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
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
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
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

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
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
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
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
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
未嘗一事合人情晚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
從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
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
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二技擊者籍為勇

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
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
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為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
無見糧契丹張形示疆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
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
以黃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
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陷吐蕃取維州之害徙
秦州坐失舉降知鞏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特
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方言虛內事及惡語根
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
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
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
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
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
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
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
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
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

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閣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
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
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為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
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
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
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
為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
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邠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邠出夏竦阻王守忠
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
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
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
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
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八十一

列傳卷第八十二

宋史三百一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程巖軍國事前中書侍郎樞密副都承旨

穆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關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日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八十二

一

監生王潭刊

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知大陣又為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噐甲遁去拜廣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李擊劍善射契丹犯河北雁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

捕賊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為契丹所略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為襄王牽鞏官王尹京命巡内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御龍弓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崇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

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壯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

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致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

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
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
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
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
砦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
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
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
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卻遷文忠使徙知
保定軍經略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
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

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
敵冗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
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
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地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
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驍驎使軍還築柵于
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
千斛復率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劊萬多移二
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
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
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黃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

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後謀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常以寡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

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祿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蚤卒以孫永清為子官至引進副使

閩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僮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

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為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為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

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喻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洛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彊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王則據貝州及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驎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為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

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
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為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
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
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為大名府
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
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
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無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
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無知邠州謙不讀書然
鬪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厨
傳謙獨無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
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
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
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
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為隰州兵馬監押
捕盜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
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
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

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跛臧三族尤
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
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醺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
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
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餘轄王懷信以
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
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
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率敢死士
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
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兼提賊明年知環州累

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
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
千甲騎數百告隣部俾以環為法不聽於是東交金
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
唯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廊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
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
進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
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幾也未幾賊寇塞門
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

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
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為都轉運使龐
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
復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
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
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邠州團練使元昊
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來多乞言出麟州深
栢塹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
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
解州致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強自負

趙詢

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眾樂為用子詢瑜
皆工騎射詢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
祐中有言詢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
策略于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閣門祇候未幾
除濠州兵馬都監初詢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
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詢至又
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
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為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
為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詢者即擢
通事舍人招討都監詢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

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覃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靜邊歷揆吳抵水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瞎覃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綿綿瞎覃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壕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來衆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

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鬪夏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旣没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產初隸禁軍累遷神龍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卽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

潮州團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
鈐轄楊懷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
會河決商胡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群謀將劫庫
兵爲亂州將恐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
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
捧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
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內殿崇班慶州
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旣還夏人遣騎襲
其後恪討之遂斃敵半度魁擊之斬首四百級生擒

七十餘人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
旣峭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
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
爭奮果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
其箭鏃如鐔名曰鐔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
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蕉蒿砦歸恪獨殿
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箠止有二鐔即爲引滿之
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
漢乞薛馬都嵬等三砦恪先破都嵬而繼隆圍薛馬
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旣又援惟序下漢乞砦改左騏

驥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洛率兵二千
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
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瑋堡可乘驛亟
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乎詔令趣范
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無行北至平涼賊已解
頃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
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
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
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為
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
德可試引弓擊劍角觝補三班奉職為延州南安砦
主東路巡檢數以小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
脩青澗城奏懷德為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
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遷左班殿直
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
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
仲淹韓琦薦授閣門祗候延州龐籍入奏為東路都
巡檢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
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

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
城虜不敢犯遂為廊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
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為夏國主命國子博
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龐籍具論其前後功
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
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
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
舒州團練使徙廊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閻
士良為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使大名
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廊延
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
恩以其屬叛徙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
使隨州觀察使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
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額鏃入
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為其先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為
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
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環州都
監破趙元昊吃叻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
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

青范恪同召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
改禮賓使會高懷敏敗命為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
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源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
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為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
弼知青州為之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
遷原州刺史知滄涇翼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
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衛步軍都虞候
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久在邊羌人識之
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
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為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
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
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單
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
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
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
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
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羨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
州取軍中積財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
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羨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
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
為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闔守忠慕郭進為人而
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
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
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
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
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為無

知珣者獲平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濬於
不吳風者亦何可以此為馬也豈以不用珣計而取敗
功亦交戰而後得來安曉山有秦秦戰功夏人皆識
其然而其言者亦未可同日語也

此處文字因年代久遠，已嚴重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一些零散的字跡，如“知珣者獲平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濬於不吳風者亦何可以此為馬也豈以不用珣計而取敗功亦交戰而後得來安曉山有秦秦戰功夏人皆識其然而其言者亦未可同日語也”。

宋史卷第八十三
宋史二百一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
勅修

列傳卷第八十三

宋史二百一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

勅修

石普

張攷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劉文質

子漁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

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

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

奉官賊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

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八十三

一

監生周元綬刊

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
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又
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
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賊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
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
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
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川團練使延州緣邊都
巡檢使羌酋也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
王均叛以為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諸將
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

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車砲又為地道攻
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
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黃金三百
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
契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
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器械甲甚衆徙定
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
都總管時軍制踈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
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
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為信帝為置傳信牌漆木長六

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
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
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為合契又獻禦戎圖請鑿
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徒為莫州總管私契
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
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
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
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
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
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

李懷岳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揚疑石延福領
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
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
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
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
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
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
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
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
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敵由東路則劉

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巴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為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亢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關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為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劔

下莫州與普不叶帝口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強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

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
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
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
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
要訣二圖時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
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
言訥厮羅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
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
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

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
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繫送流
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下求不已既情文
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所思其幼子時
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
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為左
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
軍仁宗即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
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
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
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儻有膽略凡預計伐聞敵
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
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
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為
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
在襁褓真宗以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
之景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

殿直皇太子即位遷供奉官閤門祇候爲陳州兵馬
都監築堤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
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具瀛三州
轉運使張昱之奏罷其具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
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
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
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
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閣
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

欲訴閉門不納是日發亂致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強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謀趣往將害人致禽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致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致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致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外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致尋以非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致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致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獻延路兵馬鉉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

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交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若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片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

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卽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裕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

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
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
還師始置權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
決鬻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
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閣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剗水
門鄭州水磴西川賊劉疇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
允則與王承衍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
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
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

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
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
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
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
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
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
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
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
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
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

矣明年存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飢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若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轉

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二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契丹通好徒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

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
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閭門使樊州刺史河北既
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
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
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
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
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
自徹去聲言盜自此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
與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
木西山大為倉庫管舍始教民陶瓦甍標里門置廊
市邸舍水甃城上悉置甍下環以溝塹時麻植榆柳
廣闢禾黍新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南廣信順安軍歲修稌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
人遊觀渚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防城上起樓為
斥候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
夫安用此為命徹樓夷隄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
墜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

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
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產財耶上元
香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
此首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
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
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驟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
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定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
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德蓋所焚
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名龍運器甲不決旬兵數已
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

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
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通之
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
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
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
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
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
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
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

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為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歎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掇甲為諸軍先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

右驎使忠州刺史徙邠延路知邠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二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

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手二萬邠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

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

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去倉或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于相生其于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者二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

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
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孰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
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
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
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
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守
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
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
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
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

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
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
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
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界山部族而財
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
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
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
減餼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
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
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顧應

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馳騾各二百留其
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
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運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
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
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
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
可以寬矣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
用進西上閤門使收都鈐轄在延州又奏邊機軍政
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
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

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
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
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
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
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
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
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
鬪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
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散二也今鄜延副都總
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

兼廊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
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
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
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
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
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
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
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
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
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

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
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全言邊事者甚衆朝
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
今即變齊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簡略之暇邊防軍
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
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
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肯如是則何必以大
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
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
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以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

諸州並募去敵致勝保捷廣設宣毅等
兵未嘗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
有手執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
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
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
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
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必薄田夫豈無姦盜
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
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靈德與無
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

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
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
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栢時豐州已為夏人所破麟
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為弁代
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
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
出鈔掠凡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
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為築安定
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
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

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
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
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
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
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
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
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
麟州敵旣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
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
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

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光毛川
亢自抗以大陣而使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
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奕
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
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
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
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
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
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

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鑄以為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劾封白劾朝廷置不問

番漢歸者數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為并汾一屏敵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為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為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為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為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為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為之用同學生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後既為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

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寃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窾偽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肥縣徙南亢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為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

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栢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為河東轉運使進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為戶部副使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

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宮闕歲久頗摧圮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儒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罷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奇細兀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彰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

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
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頗
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
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為兩浙走馬承受公
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尙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
州改麟府濁輪此石兵馬鈐轄繫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
破契丹拔黃太尉岩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
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矣而宣文不敢發庫錢乃
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入破賊徙涇州充
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

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為太子率府率杭
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殿崇班為青齊淄維州巡
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
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瀛知秦州因就賜白
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遼卒給絹二
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
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池州再遷內園使
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鈐轄領連
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
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常問保塞

之舊文實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
然性剛善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于十
六人海瀆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
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
震怒將黜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
擢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
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城
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
西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論以恩信喃氏大集庭

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渙
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
改占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戊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
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
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
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瀘五州恩承賊蹂踐後
渙經理繕葺有敎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
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實耕牛以苟朝夕渙
在瀘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
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瀘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

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
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
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兆岷討安南渙既老猶
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
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
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
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
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
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

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
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
不能得滬進城章川牧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
人說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
那及其首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戩
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
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
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
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首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
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下遷內殿崇

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戩罷四
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且召滬
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氏衆
驚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氏
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
城砦上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為鎮
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
其樞東歸若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
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
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

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閣門祗候為
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
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
左侍禁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
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
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
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
為亂藏其牒不用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
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閣門祗候為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
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
都巡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
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
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
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
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
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及琦在
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

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
教戰射為堡砦人以為利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
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
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
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
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
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
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
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

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
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
大饑糴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
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
如廂兵其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
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
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
廢張攷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
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
軍且脫入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
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滄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滄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
下以振契丹亦仁入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
諛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
生曉韜畧琉璃堡免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
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
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容受... 出米... 諸將... 軍且... 人... 兵... 封... 魏... 鄧... 襄... 贊... 各... 射... 章... 章... 矣... 矣... 以... 小... 官...

列傳卷第八十四

宋史三百二十五

開儀同... 魏... 鄧... 襄... 贊... 各... 射... 章... 章... 矣... 矣... 以... 小... 官... 黎

劉平 字衡 開封祥符人

任福 字武英 桑悝 耿傳五中寶附

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首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

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鄆

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涪并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

率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

州過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為

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令徒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其數反覆車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為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人諫則部屬荷蒙蒙非徒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理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

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
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
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撥短長妄
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
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關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
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
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
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
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
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

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
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
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
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
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
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
李尋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
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因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
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
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

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熿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

嘉靖丁巳年 監生郭方刑

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為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侯政郭

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方侯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十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項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敵看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勦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諄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乎旦敵曾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馬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

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才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閣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

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眾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讎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時殺其會長收餘眾以歸徙寧州破斬斲砦徙鄜州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

撫副使擢西上閣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閣門祗候為秦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
復馬以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
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
兵注射之中馬馬斃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
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
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
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
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用
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

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
由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
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界大河
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
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
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圍練使為鄜延
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
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
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

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塔成嵩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二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

之以談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

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
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
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
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
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
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
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
決鬪捨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旣合
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
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

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
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訾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
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
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
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
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
非素撫之兵旣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
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
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
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吳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于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絕糗糧子之師既飽因語其眾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

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褭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眾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後為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為三班借職以右班斡首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

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柰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斡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閣門祗候為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其

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水昌左侍禁姪永保左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懌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

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邺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邺城尉天聖中河南諸

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
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
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致
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
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
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
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
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
十二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
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
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
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
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一媪曰彼聞
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
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
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
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
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

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閣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歆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蓋辭之不許寶元初

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叅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叅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叅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入寇叅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

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自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傳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太祝璩為太常寺奉禮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為刑部史補齊州章

丘尉以捕群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闕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水寧天樞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降左右欲殺之為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擁閣門祇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為河北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為河北提舉捉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徒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千人

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
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
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遷巡護惠民河堤岸遷供備
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戎軍蕃族內寇
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二州以西京左
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轄改西上閣
門使建言緣邊博糴屬羌苦之數逃去請寬其法使
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閣門使元昊寇延州
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連于長維
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賊
數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
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
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
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
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
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
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勦者三夫
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

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固', '人', '計', '矣', '然', '秉', '義', '不', '屈', '庶', '幾', '烈', '士', '者', '哉']

